



續編  
三四

^ 16  
3061  
18





門 16  
號 3061  
卷 18

王女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八

續編三



自効不職以明聖治事疏



臣聞之主聖則臣直上易知而下易治今聖主在上  
澤壅而未宣怨積而不聞臣等曾無一言是甘為容悅  
而上無以張主之聖下無以解於百姓之惑也伏惟  
陛下神明英武自居春宮萬姓仰德及登大寶四夷  
向風不幸賊臣劉瑾竊弄威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  
危郊社賴祖宗上天之靈俾張永等早發其奸 陛

全書卷二十八 賣扁三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和 35.10.17  
藏書



下奮雷霆之斷。誅滅黨與。剗滌克穢。復祖宗之舊章。弔黎元之疾苦。任賢脩政。與民更始。天下莫不懽忻鼓舞。謂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賊瑾之荼毒。知陛下固有爲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夜跂足延頸以望。太平奈何積暴所加。民瘼未復。餘烈所煽。妖孽連興。幾及二年。愈肆愈橫。兵屯不解。民困日深。賊勢相連。殆遍財匱糧竭。旦夕洶洶。臣等備位大臣。不能展一籌以紓患害。寬一縛以蘇倒懸。撫心反己。自知之罪。莫可究言。至其暴揚於天下。訾詈於道途。而尤難掩飾者。

大罪有三。請自陳其略。以伏厥辜。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陛下每月視朝。朔望之外。不過一二。豈不以臣等分職於下。事苟無廢。不朝奚損乎。然羣臣百司。願時一覩聖顏。而不獲。則憂思悵惶。漸以懈弛。遠近之民。遂疑陛下不復念其困苦。而日興怨懟。四方盜賊。亦謂陛下未嘗有意剪除。而益猖獗。夫昧爽臨朝。不過頃刻。陛下何憚而不爲。所以若此。則實由臣等不能備言天下洶洶之情。以悟陛下。是其大罪一也。陛下日於後苑訓練兵事。鼓噪之聲。震駭城域。豈不以



全書卷二十八 綱目三  
二  
寇盜未平。思欲奮威講武乎。然此本亦將卒之事。兼非  
宮禁所宜。况今前星未耀。震位猶虛。而乃勞力  
於掣肘。耗氣於馳逐。羣臣惶惑。兩宮憂危。宗社大本無  
急。於是而臣等不能力勸。陛下蓄精養神。以衍皇儲  
之慶。思患預防。以爲燕翼之謀。是其大罪二也。夫日近  
儒臣。講論道德。涵泳義理。以培養本原。開發志意。則耳  
目日以聰明。血氣日以和暢。窮天地之化。盡萬物之情。  
優游泮渙。以與古先神聖爲伍。此亦天下之至樂矣。  
陛下苟知此。則將樂之終身。而不能以須臾舍。奚暇遊

戲之娛乎。今陛下自卽位以來。經筵之御。未能四  
五。而悅心於騎射疲勞之事。皆由臣等不能備陳。至  
樂以易。陛下之所好。是其大罪三也。陛下有堯舜  
之資。臣等不能導。陛下於三代而使天下之民疾首  
蹙額。相告歸咎。懷憤若漢唐之季。臣等死有餘罪矣。伏  
願陛下繼自今。昧爽以視朝。勵精而圖治。端拱立默。  
以養天和。正關雎之風。毓麟趾之祥。日御經筵。講求治  
道。悅理義之悅心。去遊宴之敗度。正臣等不職之罪。罷  
歸田里。舉耆德宿望之賢。與其天職。使天下曉然皆知



於下空一拾天

聖上空一拾天

陛下憂憫元元之本心。由臣等不能極言切諫。以至於斯。自茲以往。務在休養生息。無復有所騷擾躬脩。聖政以弭天下之艱屯。廣聖嗣以定天下之危疑。勤聖學以立天下之大本。其餘習染以次洗刷。則民生自遂。若陽氣至而萬物春。寇盜自消。若白日出而魑魅滅。上以承祖宗之鴻休。下以垂子孫之統緒。近以慰臣庶之憂惶。遠以答四方之觀向。臣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激切頓頌待罪之至。具疏上聞。

乞恩表揚先德疏

此書系壬午

竊照臣父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王華。以今年二月十二日病故。臣時初喪。茶苦氣息奄奄。不省人事。有司以臣父忝在大臣之列。特為奏聞。兼乞葬祭贈諡。事下該部。以臣父為禮部侍郎時。嘗為言官。所論謂臣父於暮夜受金。而自首。清議難明。承朝廷遣告而乞歸。誠意安在。又為南京吏部尚書時。因禮部尚書李傑乞恩認罪。回話事奉。欽依李傑王華。彼時其同商議如何。獨言張昇顯是飾詞。本當重治。姑從輕。都著致仕。伏遇聖慈。覆載寬容。不輕絕物。然猶賜之葬祭。感激浩蕩。



之恩闔門粉骨無以爲報竊念臣父始得暗投之金若使其時秘而不宣人誰知者而必以自首其於心迹可謂清矣乞便道省母於既行祭告之後其於遣祀之誠自無妨矣當時論者不察其詳而輒以爲言臣父蓋嘗具本六乞退休請究其事當時朝廷特爲暴白屢賜溫旨慰諭勉留其事固已明白久矣乃不意身沒之後而尚以此爲罪也臣切痛之正德初年逆瑾肇亂威行中外其時臣爲兵部主事因瑾綁拿科道官員臣不勝義憤斥瑾罪惡瑾怒臣因而怒及臣父既而使人諷臣

父令出其門臣父不往瑾益怒然臣父乃無可加之罪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臣父無干者因傳旨并令臣父致仕以泄其怒此則臣父以守正不阿觸忤權奸而爲所擯抑人皆知之人皆寃之乃不知身沒之後而反以此爲咎也臣尤痛之臣父以一甲進士授官翰林院修撰補歷陞春坊諭德翰林院學士詹事府少詹事禮部侍郎南京吏部尙書其閒充經筵官經筵講官日講官又選充東宮輔導官東宮講讀官與脩憲廟實錄及大明會典通鑑纂要等書積勞久而被遇



深矣。故事侍從日講輔導等官身沒之後類得優以殊恩榮以美謚而臣父獨以無實之謗不附權奸之義生被誣抑而沒有餘恥此臣之所以割心痛骨不得不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夫人子之孝莫大於顯親其不孝亦莫大於辱親臣以犬馬微勞躡致卿位故事在卿佐之列者親沒之後皆得爲之乞請。恩典臣今未敢有所陳乞以求顯其親而反以無實之詬辱其親於身沒之後不孝之罪復何以自立於天地間乎此臣之所尤割心痛骨不得不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

臣自去歲乞。恩便道歸省。陛下垂憫烏烏且念臣父係侍從舊臣特。推非常之恩賜之存問臣父先於正德九年嘗蒙。朝廷推恩進階臣伏觀。制詞有云直道見沮於權奸晚節遂安於靜退則當時先帝固已洞知臣父之枉矣臣又伏觀。陛下卽位詔書內開自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大小官員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去任等項各該衙門備查奏請大臣量進階級并與應得。恩廕臣父以守正觸怒逆瑾無故被害去任此固。恩詔之所憫錄正在量進階級之列。



臣父既恥於自陳而有司又未爲奏請乃今身沒之後而反猶以爲詬臣竊自傷痛其無以自明也臣父中遭屈抑晚遇聖明庶幾沐浴恩澤以一雪其拂鬱而忽復逝矣豈不痛哉今又反以爲辱豈不冤哉臣又查得先年吏部尙書馬文昇屠瀟等皆嘗屢被論劾其後朝廷推原其事卒賜之以贈謚臣父才猷雖或不逮於二臣而無故被誣實有深於二臣者惟陛下矜而察之臣以功微賞重深憂覆敗方爾冒死辭免封爵前後恩典已懼不克勝荷故於臣父之沒斷已不敢更

有乞請乃不意蒙此誣辱臣又安能含羞飲泣不爲臣父一致其辯乎夫人臣之於國也主辱則臣死子之於父也亦然今臣父辱矣臣何以生爲哉夫朝廷恩典所以報有功而彰有德豈下臣所敢倖乞願臣父被無實之恥於身後陛下不爲一明其事自此播之天下傳之後代孝子慈孫將有所不能改而臣父之目不瞑於地下矣豈不冤哉夫飾非以欺其上者不忠矯辭以誣於世者無恥不忠無恥亦所以爲不孝若使臣父果有纖毫可愧於心而臣乃爲之文飾矯誣以欺陛下



以罔天下後世。縱幸逃於國憲。天地鬼神實臨殛之。臣雖庸劣之甚。不忠無恥之事。義不忍爲也。惟陛下哀而察之。臣不勝含哀抱痛。戰慄惶懼。激切控籲之至。謹具本。令舍人王宗海代賫奏。聞伏候勅旨。不

辯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丁憂南京兵部尙書臣王某謹奏爲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事。嘉靖元年十月初十等日。准南京兵部咨。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張鉞奏爲前事。題奉聖旨。是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著王守仁、伍希儒、伍

此書系於壬午

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欽此。又准該部咨。准都察院咨。該丁憂刑部尙書張子麟奏爲辯污枉清名節以雪大冤事。題奉聖旨。是張子麟所奏事情。著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欽此。俱欽遵。外方在哀經之中。憂病哀苦。神思荒憤。一切世務。悉已昏迷恍惚。奉命震悚。旋復追惟。臣先正德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奉敕前往福建查處聚眾謀反等事。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地方。適遇甯藩之變。倉卒脫身。誓死討賊。十八日。回至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兵。七月二十日。引兵收復



南昌二十三日宸濠還救二十六日宸濠就擒其時餘黨尚有未盡百務叢集臣因先令各官分兵守視王府各門至月初五六間始克率同御史伍希儒知府伍文定等入府按視宮殿庫藏諸處其間未經燒毀者重加封識以俟朝命已被殘壞者分令各官逐一整檢有刑部尙書張子麟啟本一封眾共開視云是胡世甯招詞臣當與各官商說此等公文書啟之類皆在宸濠未反數年前事雖私與交往不爲無罪而反逆之舉未必曾與通謀况此交通之人今或多居禁近分布聯絡若存

此等形迹恐彼心懷疑懼將生意外不測之變且慮儉人因而點綴掇拾異時根究牽引奸黨未必能懲而忠良或反被害昔人有焚吏民交關文書數千章以安反側之心者今亦宜從其處以息禍端遂議與各官公同燒毀後奉刑部題奉欽依原搜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偽難辯無憑查考著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欽遵外臣等莫不仰嘆聖主包含覆幬之量範圍曲成之仁可謂思深而慮遠也已以是臣等不復爲言且謂朝廷於此等事既



誠上空一格天

已一槩宥略與天下洗滌更始矣。今御史張鉞風聞其事復有論列是亦防閑為臣之大義效忠於陛下之心也。尚書張子麟力辯其事而都察院覆奏以為世甯之獄悉由該院與張子麟無干則誠亦曖昧難明之迹。今臣等亦不過據事直言其實耳豈能別有所查訪然以臣愚度之嘗聞昔年宸濠奸黨為之經營布置於外往往亦有詐為他人書啟歸以欺濠而罔利者則此子麟之啟無乃亦是類歟不然子麟身為執法大臣非一日矣縱使與濠交通豈略不知有畏忌而數年之前輒

奏上空一格天

聞伏 勅旨 另撰行天

甲申

以肆然稱臣於濠耶。夫人臣而懷二心此豈可以輕貸然亦加人以不忠之罪則亦非細故矣。此在朝廷必有明斷臣偶有所見亦不敢不一言之緣奉 欽依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著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及張子麟所奏事情著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事理為此具本差舍人李昇親賫奏聞伏候 勅旨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後

嘗讀文中子見唐初諸名臣若房杜王魏之流大抵皆



出其門而論者猶以文中子之書乃其徒僞爲之而托焉者未必其實然也。今以邃庵先生之徒觀之則文中子之門又奚足異乎。予嘗論文中子蓋後世之大儒也。自孔孟既沒而周程未興董韓諸子未或有先焉者。先生自爲童子卽以神奇薦入翰林未弱冠而已爲人師。其穎悟之蚤文學之懿比之文中實無所愧而政事之敏卓才識之超偉文中未有見焉。文中之在當時嘗以策干隋文不及一試而又蚤死先生少發科第入中書督學政典禮太常經略邊陲弭奸戢亂陟司徒登冢宰

晉位師相威名振於夷狄聲光被於海宇功成身退優游未老之年以身係天下安危。聖天子且將復起之以恢中興之烈而海內之士日翹首跂足焉。則天之厚於先生者殆文中子所不能有也。文中之徒雖顯於唐然皆異代隔世若先生之門具體而微者亦且幾人。其餘或得其文學或得其政事或得其器識亦各彬彬成章足爲名士布列中外不下數十人。皆同朝共事並耀於時其間喬靳諸公遂與先生同升相位相繼爲冢宰。若此者文中子之門益有所不敢望矣。且夫文中子之



門其親經指受若董常程元之流多不及顯而章明於世往往或請益於片言邂逅於一接非若今之題名所載皆出於先生之陶冶其出於陶冶而不顯於世若常元之徒殆未暇悉數也先生之在吏部守仁常爲之屬受知受教蓋不止於片言一接者然以未嘗親出陶冶不敢憾於茲錄之不與若其出於陶冶而有若常元者焉或亦未可以其不顯於世而遂使之不與也續茲錄者且以爲何如嘉靖甲申季冬望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教讀朱源見其先世所遺翰墨知其爲宋孝子壽昌之裔也既弊爛矣使工爲裝緝之因諭之曰孝人之性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保爾先世之翰墨則有時而弊保爾先世之孝無時而或弊也人孰無是孝豈保爾先世之孝保爾之孝耳保先世之翰墨亦保其孝之一事充是心而已矣源歸其以吾言遍諭鄉鄰苟有慕壽昌之孝者各充其心焉皆壽昌也已正德己卯春三月晦書虔臺之靜觀軒

書汪進之卷



程先生云。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夫苟有必爲聖人之志。然後能加爲己。謹獨之功。能加爲己。謹獨之功。然後於天理人欲之辨。日精日密。而於古人論學之得失。孰爲支離。孰爲空寂。孰爲似是而非。孰爲似誠而僞。不待辯說而自明。何者。其心必欲實有諸己也。必欲實有諸己。則殊途而同歸。其非且僞者。自不得而強入。不然。終亦忘己逐物。徒弊精力於文句之間。而曰吾以明道。非惟有捕風捉影之弊。抑且有執指爲月之病。辯析愈多。而去道愈遠矣。故某於朋友論學之際。惟舉立志以相切礪。其於議論同異之間。姑且置諸未辯。非不欲辯也。本之未立。雖欲辯之。無從辯也。夫志猶木之根也。講學者。猶栽培灌溉之也。根之未植。而徒以栽培灌溉。其所滋者。皆蕭艾也。進之勉之。

書趙孟立卷

趙仲立之判辰也。問政於陽明子。陽明子曰。郡縣之職。以親民也。親民之學。不明。而天下無善治矣。敢問親民。曰。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敢問明明德。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曰。明德親民。一乎。君子之言治也。如斯而已乎。曰。



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孝之德明矣。親吾之子。以及人之子。而慈之德明矣。明德親民也。而可以二乎。惟夫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故能以一身為天下。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以天下為一身。夫以天下為一身也。則八荒四表。皆吾支體。而况一郡之治。心腹之間乎。

書李白騎鯨

李太白狂士也。其謫夜郎。放情詩酒。不戚戚於困窮。蓋其性本自豪放。非若有道之士。真能無入而不自得也。然其才華意氣。足蓋一時。故既沒而人憐之。騎鯨之說。

亦後世好事者為之。極怪誕。明者所不待辨。因閱此聞

及之爾。天宮瀛洲。世間之樂。以無限。因曰。吾曾飲此

酒。書三酸。深醴養山。氣味世恩。皆不念其去矣。此

人言鼻吸五斗醋。方可作宰相。東坡平生自謂放達。然

一滴入口。便爾閉目攢眉。宜其不見容於時也。偶披此

圖書。此發一笑。酒香俱其。其美然。其衣白。此

退之與孟尚書書云。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

道理。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胷中無滯礙。因與來往。及



祭神於海上。遂造其廬。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情之常。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退之之交太顛。其大意不過如此。而後世佛氏之徒。張大其事。往往見之圖畫。眞若弟子之事嚴師者。則其誣退之甚矣。然退之亦自有以取此者。故君子之與人。不可以不慎也。

春郊賦別引六何外學。東坡平生自謂效錢君世恩之將歸養也。厚於世恩者。皆不忍其去。先行三日。會於天官郎杭世卿之第。以聚別。明日再會於地官秦國聲與者六人。守仁與秋官徐成之。天官楊名父

及世卿之弟進士東卿也。世恩以其歸也。以疾告也。皆不至。於是惜別之懷。無所於發。而托之詩。前後共得詩十首。六人者。以世恩之猶在也。而且再會。而不一見。其旣去也。又可以幾乎。乃相與約爲郊餞。必期與世恩一面以別。至日。成之以候。旨。東卿以待選。世卿名父。以各有部事。皆勢不容出。及餞者。守仁與國聲兩人而已。世恩旣去之。明日復會於守仁。各言所以相與感歎。咨嗟。復成二詩。世卿曰。世恩之行也。終不及一餞。雖發之於詩。而不以政之世恩。吾心有缺也。蓋亦章次而將之。



何如。皆曰諾。國聲得小卷。使世卿書首會之作。國聲與名父東卿分書再會。成之書末會。謂守仁弱也。宜爲諸公執筆硯之役。以敘嗟乎一別之間。而事之參錯者。凡幾。雖吾與世恩復期於來歲之秋。以爲必得重聚於此。然又何可以逆定乎。惟是相勉以道義。而相期於德業。沒之汗塗之中。而質之天日之表。則雖斷金石。曠百世。而可以自信其常合。然則未忘於言語之間者。其亦相厚之私歟。考功正郎喬希大聞之。來題其卷端曰。春郊賦別。給事陳惇賢復爲之圖。皆曰。吾亦厚於世恩也。聊以致吾私。

告諭廬陵父老子弟

廬陵文獻之地。而以健訟稱。甚爲吾民羞之。縣令不明。不能聽斷。且氣弱多疾。今與吾民約。自今非有迫於軀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輒興詞。興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兩行。每行不得過三十字。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言歸告子弟。務在息爭興讓。嗚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破敗其家。遺禍於其子孫。孰與和吳自處。以良善稱於鄉族。爲



人之所敬愛者乎。吾民其思之。今灾疫大行。無知之民。惑於漸染之說。至有骨肉不相顧。療者湯藥。饘粥不繼。多飢餓以死。乃歸咎於疫。夫鄉鄰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於骨肉不相顧。縣中父老。豈無一二敦行孝義。為子弟倡率者乎。夫民陷於罪。猶且三宥致刑。今吾無辜之民。至於闔門相枕籍以死。為民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夜憂惶思。所以救療之道。惟在諸父老。勸告子弟。興行孝弟。各念爾骨肉。毋忍背棄。灑掃爾室宇。具爾湯藥。時

鄉

爾饘粥。貧弗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遣醫生。老人分行鄉井。恐亦虛文。無實。父老几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已見告。有能興行孝義者。縣令當親拜其廬。凡此灾疫。實由令之不職。乖愛養之道。上干天和。以至於此。縣令亦方有疾。未能躬問疾者。父老其為我慰勞存恤。諭之。以此意。諭告父老。為吾訓戒子弟。吾所以不放告者。非獨為吾病不任事。以今農月。爾民方宜力田。苟春時一失。則終歲無望。放告爾民。將牽連而出。荒爾田畝。棄爾室家。老

千似千



幼失養貧病莫全稱貸營求奔馳供送愈長刁風爲害  
滋甚昨見爾民號呼道路若眞有大苦而莫伸者姑一  
放告爾民之來訟者以數千披閱其詞類虛妄取其近  
似者窮治之亦多憑空架捏曾無實事甚哉爾民之難  
喻也自今吾不復放告爾民果有大冤抑人人所共憤  
者終必彰聞吾自能訪而知之有不盡知者鄉老據實  
呈縣不實則反坐鄉老以其罪自餘宿憾小忿自宜互  
相容忍夫容忍美德眾所悅愛非獨全身保家而已嗟  
乎吾非無嚴刑峻罰以懲爾民之誕顧吾爲政之日淺

爾民未吾信未有德澤及爾而先槩治以法是雖爲政  
之常然吾心尙有所未忍也姑申教爾申教爾而不復  
吾聽則吾亦不能復貸爾矣爾民其熟思之毋遺悔  
一應公差人員經過河下驗有關文卽行照關應付毋  
得留難取罪其無關文及雖有關文而分外需求生事  
者先將裝載船戶摘拏送縣取供  
卽與搜盤行李上驛封貯仍將本人綁拿送縣以憑參  
究懲治其公差人安分守法以禮自處而在官人役輒  
行辱慢者體訪得出倍加懲究不恕



借辦銀兩本非正法。然亦上人行一時之急計。出於無聊也。今上人有急難。在爾百姓亦宜與之周旋。甯忍坐視不顧。又從而怨詈訕訐之。則已過矣。夫忘身爲民。此在上人之自處。至於全軀保妻子。則亦人情之常耳。爾民毋責望太過。吾豈不願爾民安居樂業。無此等騷擾事乎。時勢之所值。亦不得已也。今急難已過。本府決無復行追求之理。此必奸僞之徒。假府爲名。私行需索。自後但有下鄉征取者。爾等第與俱來。吾有以處之。毋遽洶洶。

今縣境多盜。良由有司不能撫緝。民間又無防禦之法。是以盜起益橫。近與父老豪傑謀。居城郭者。十家爲甲。在鄉村者。村自爲保。平時相與講信脩睦。寇至務相救援。庶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今城中略已編定。父老其各寫鄉村爲圖。付老人呈來。子弟平日染於薄惡者。固有司失於撫緝。亦父老素缺教誨之道也。今亦不追咎。其各改行爲善。老人去宜諭此意。毋有所擾。諭示鄉頭糧長人等。上司奏定水次兌運。正恐爾輩在縣拖延。不卽起運。苟錢糧無虧。先期完事。豈有必以水



次責爾之理縱罪不免比之後期不納者獲罪必輕昨呼兌運軍旗面語亦皆樂從不敢有異爾輩第於水次速兌苟有益於民吾當身任其咎不以累上官但後期誤事則吾必爾罰定限二十九日未時完報今天時亢旱火災流行水泉枯竭民無屋廬歲且不稔實由令之不職獲怒神人以致於此不然爾民何罪今方齋戒省咎請罪於山川社稷停催征縱輕罪爾民亦宜解訟罷爭息心火無助烈焰禁民間毋宰殺酣飲前已遣老人遍行街巷其益脩火備察奸民之因火爲盜

者縣令政有不平身有缺失其各赴縣直言吾不憚改昨行被火之家不下千餘實切痛心何延燒至是皆由衢道太狹居室太密架屋太高無磚瓦之間無火巷之隔是以一遇火起卽不可救撲昨有人言民居夾道者各退地五尺以闊衢道相連接者各退地一尺以拓火巷此誠至計但小民惑近利迷遠圖孰肯爲久長之慮徒往往臨難追悔無及今與吾民約凡南北夾道居者各退地三尺爲街東西相連接者每間讓地二寸爲巷又閒出銀一錢助邊巷者爲牆以斷風火沿街之屋高



全書卷二十八 續編三  
不過一丈五六。廂樓不過二丈一二。違者各有罰。地方父老及子弟之諳達事體者。其卽赴縣議處。毋忽。昨吳魁、吳石洪等。軍民互爭火巷。魁、吳等赴縣騰告。以爲軍強民弱已久。在縣之人皆請抑軍扶民。何爾民視吾之小也。夫民吾之民。軍亦吾之民也。其田業吾賦稅。其室宇吾井落。其兄弟宗族吾役使。其祖宗墳墓吾土地。何彼此乎。今吉安之軍比之邊塞。雖有閒然。其差役亦甚繁難。月糧不得食者半年矣。吾方憫其窮。又可抑乎。今法度嚴厲。一陷於罪。卽投諸邊裔。出樂土。離親戚。

墳墓。不保其守領國典具在。吾得而繩之。何強之能爲。彼爲之官長者。平心一視。未嘗少有同異。而爾民先倡爲是說。使我負愧於彼多矣。今姑未責爾。教爾以敦睦。其各息爭安分。毋相侵陵。火巷吾將親視。一不得吾其罪爾矣。訴狀諸軍明早先行赴縣面審。

諭告父老子弟。縣令到任。且七月。以多病之故。未能爲爾民興利去弊。中間局於時勢。且復未免催科之擾。德澤無及於民。負爾父老子弟多矣。今茲又當北觀。私計往返與父老且有半年之別。兼亦行藏靡定。父老其各



訓戒子弟息忿罷爭講信脩睦各安爾室家保爾產業務為善良使人愛樂勿作克頑下取怨惡於鄉里上招刑戮於有司嗚呼言有盡而意無窮縣令且行矣吾民其聽之

戮於夾行天

廬陵縣公移

廬陵縣為乞蠲免以蘇民困事准本縣知縣王關查得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縣抄蒙本府紙牌抄奉欽差鎮守江西等處太監王鈞牌差吏龔彰賚原發銀一百兩到縣備仰掌印官督同主簿宋海拘集

通縣糧里收買葛紗比因知縣員缺主簿宋海官徵錢糧典史林嵩部糧止有縣丞楊融署印又蒙上司絡繹行委催提勘合人犯印信更替不一正德五年三月十八日本職方纔到任隨蒙府差該吏郭孔茂到縣守併當拘糧里陳江等著令領價收買據各稱本縣地方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惟於正德二年蒙欽差鎮守太監姚案行本布政司備查出產葛布縣分行令依時採辦無產縣分量地方大小出銀解送收買本縣奉派折銀一百五兩當時百姓嘔



嗷。眾口騰沸。江等迫於徵催。一時無由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贖。正德四年。仍前一百五兩。又復忍苦賠解。今來復蒙催督買辦。又在前項加派一百五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恐自此永爲定額。遺累無窮。兼之歲辦料杉楠木炭牲口等項。舊額三千四百九十八兩。今年增至一萬餘兩。比之原派。幾於三倍。其餘公差往來。騷擾刻剝。日甚一日。江等自去年以來。前後賠贖七十餘兩。皆有實數可查。民產已窮。征求未息。况有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

而生者。又爲征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强者羣聚爲盜。攻劫鄉村。日無虛夕。今來若不呈乞寬免。切恐眾情忿怨。一旦激成大變。爲此連名具呈。乞爲轉申。祈免等情。據此。欲爲備由申請。聞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辯所言。大意欲求寬貸。倉卒誠恐變生。只得權辭慰解。諭以知縣自當爲爾等申請。上司悉行蠲免。眾始退聽。徐徐散歸。本月初七日。復蒙鎮守府紙牌催督前事。并提當該官吏。看得前項事件。旣已與民相約。豈容復肆科歛。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有難行。參照



本職自到任以來卽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至於物情忿激擁眾呼號始以權辭慰諭又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萬全之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苟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己除將原發銀兩解府轉解外合關本縣當道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勢之難爲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卽行罷歸田里以爲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朽等因備關到縣准此理合就行

教場石碑

正德丁丑。猺寇大起。江廣湖邨之間騷然。且四三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辛復連戰。賊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殪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眾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



三書卷二十八 紀綱三  
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泖  
乘勝追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  
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懽農器不  
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家伊誰之力四省之寇  
惟泖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烝正德丁丑冬輦賊既殄  
蓋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赫赫皇威匪  
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

銘一首

來爾同志古訓爾陳惟古爲學在求放心心苟或放學

乃徒勤勿憂文辭之不富惟慮此心之未純勿憂名譽  
之不顯惟慮此心之或溷斯須不敬鄙慢入造次不謹  
放僻成反觀而內照虛己以受人言勿傷於煩易志勿  
惰於因循勿以亡而爲有勿以虛而爲盈勿遂非而文  
過勿務外而徇名徇天温温恭人允惟基德堂堂張也難與  
爲仁卓爾在如愚之回一貫乃質魯之參終身可行惟  
一恕三年之功去一矜不貴其辨辨貴其訥不患其鈍患  
其輕惟繩焉而時敏乃闇然而日新凡我同志宜鑒茲  
銘

辨當爲辨



箴一首

古之教者莫難嚴師。師嚴道尊。教乃可施。嚴師維何。莊敬自持。外內若一。匪徒威儀。施教之道。在勝己私。孰義孰利。辨析毫釐。源之弗潔。厥流孔而。母忽其細。慎獨謹微。毋事於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誠。曰惟自欺。施不以序。孰云匪愚。庶予知新。患在好爲。凡我師士。宜鑒於茲。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

陽明子謫居貴陽。有齊衰而杖者。因鄉進士鄭鑾氏而來。請曰。陽朔令楊尙文卒。其孤姪卿來。謂鑾曰。先伯父

死。無嗣子。所知我後人。又不競。非得當世名賢。勗一言於墓。將先德其泯廢無日。子辱於伯父久。亦宜所甚憫。其若之何。敢遂以卿奉其先人之遺幣。再拜階下。以請。陽明子曰。嘻。子擯人懼。僂辱之弗遑。奚取以銘人之墓。爲其改圖。諸卿伏階下。泣弗興。鄭爲之請益固。則登其狀與幣於席。而揖使歸曰。吾徐思之。明日卿來。伏階下。泣。又明日復來曰。不得命。無以卽喪次。館下之士多爲之請。且言尙文之爲人曰。尙文敦信狷直。其居鄉不苟。與所交必名士巨人。視儕輩之弗臧者。若免焉。嘗召其



友飲狂士有因其友願納歡者與偕往尙文拒弗受曰  
吾爲某不爲若其峻絕如是陽明子曰其然斯亦難得  
矣今之人惟同汗逐垢弗自振立故風俗靡靡至此若  
斯人又易得耶因取其狀視之多若館下士之言焉乃  
許爲之誌維楊氏之先居揚之泰州祖廉爲監察御史  
擢參議貴陽卒遂家焉考祥終昭化縣尹生三子伯敷  
仲敞卽尙文季敬宰荆門之建陽驛尙文始從同郡都  
憲徐公授易尋舉鄉薦中進士乙榜三爲司訓廬江溧  
陽平樂總試事於蜀末用大臣薦擢尹桂林陽朔縣猺  
頑弗卽工者累年尙文諭以威德皆相率來受約束供  
賦稅流移聞之歸復業者以千數部使者以聞將加擢  
用而尙文死矣得年僅五十有五又無嗣天於善人何  
哉然尙文所歷三庠之士思其教陽朔之民懷其惠鄉  
之後進高其行其與身沒而名踣又爲人所穢鄙者雖  
有子若孫何如哉娶同郡阮氏瑞新昌主簿君女尙文  
雖無子有卿存焉猶子也銘曰獅山之麓有封若斧左  
岡右祖栩栩其樹爰有周行于封之下鄉人過者來視  
其處曰嗚呼斯楊尹之墓耶



劉子青墓表

此浙江按察僉事劉子青之墓。嗚呼子青。潔其行。不潔其名。有其實。不宏其聲。甯藩之討。子青在師。相知甚悉。吾每歎其才敏。而世或訾之以無能。吾每稱其廉慎。而世或詬之以不清。豈非命耶。安常委命。其往而休。人謂子青爲憤抑不平以卒。殆其不然。旣以奠於子青。復以識其墓石。

祭劉仁徵主事

維正德三年歲次戊辰十一月十八日。友生王某謹以清酌庶羞。致奠于亡友劉君。嗚呼仁者必壽。吾敢謂斯言之予欺乎。作善而降殃。吾竊於君而有疑乎。踈躄之得志在往昔。而旣有夷平之餒。以稱也。亦甯獨無於今之時乎。人謂君之死。瘴癘爲之。噫嘻。彼封豕長蛇膏人之髓。肉人之肌者。何啻千百。曾不彼厄。而惟君是罹。斯言也。吾初不以爲是。人又謂瘴癘蓋不正之氣。其與人相遭於幽昧。遭難之區也。在儉邪爲同類。而君子爲非宜。則斯言也。吾又安得而盡非之乎。於乎。死也者。人之所不免。名也者。人之所不可期。雖修短枯榮。變態萬狀。



而終必歸於一盡。君子亦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視若夜旦，其生也笑以喜，其死也笑以悲乎？其視不義之物，若將免己，又肯從而奔趨之乎？而彼認爲己有，戀而弗能舍，因以沈酣於其間者，近不出三四年，或八九年，遠及一二十年，固已化爲塵埃，蕩爲沙泥矣。而君子之獨存者，乃彌久而益輝，嗚呼！彼龜鶴之長年，蜉蝣亦何自而知之乎？屬有足疾，弗能走，哭寄奠一觴，有淚盈掬，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嗚呼！尙饗。

祭陳判官文

維嘉靖七年月日，欽差總制四省軍務新建伯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差南甯府推官馮衡、南甯衛指揮王佐，致祭于已故德慶州陳判官之墓。往年羅滂、淥水諸賊爲地方患，害判官嘗與已故指揮李松議設墟場以制禦賊黨。安靖地方，殫心竭力，盡忠國事，人皆知之。然其時百姓雖稍賴以甯，而各賊之不得肆其剋虐者，嫉恨日深。其後不幸判官與李松竟爲賊首趙木子等所害，以忠受禍，心事未由暴白。連年官府亦欲爲之討賊雪憤，然以地方多事之故，又恐鋒刃所加，玉石



無分濫及良善。是以因循未卽進兵。今賊首趙木子等已爲該道官兵用計擒獲。明正典刑。松與判官之忠勤益以彰著。已特遣官以趙木子等各賊首級祭告于李松之墓矣。今復遣南甯府衛官祭告于判官之墓。死而有知。亦可以少泄連年忠憤不平之氣也夫。

祭張廣漢司徒

嗚呼留都之別。倏焉二載。詎謂迄今遂成永訣。嗚呼傷哉。悼朋儕之零落。悲歲月之遄逝。感時事之艱難。歎老成之彫謝。傷心觸目。有淚如瀉。靈柩南還。維江之湄。聊奠一觴。以寄我悲。嗚呼傷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八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九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九

續編 四 序

是卷師作於弘治初年筮仕之始也。自題其稿曰：上國遊。洪葺師錄自辛巳以後文字。釐為正錄。已前文字。則閒採外集。而不全錄者。蓋師學靜入于陽明洞。得悟于龍場。大徹于征甯藩。多難殷憂。動忍增益。學益徹。則立教益簡易。故一切應酬諸作。多不彙入。是卷已廢閣逸稿中久矣。茲刻續錄。復檢讀之。見師天稟夙悟。如玉出璞。雖未就追琢。而



閻闔內光因歎師稟夙智若無學問之全功則逆其所造當只止此使學者智不及師肯加學問之全功則其造詣日精當亦莫禦若智過於師而功不及師則終無所造自負其質者多矣乃復取而刻之俾讀師全錄者聞道貴得真修徒恃其質無益也嘉靖辛酉德洪百拜識

鴻泥集序

鴻泥集十有三卷燕居集八卷半閒龍先生之作也其子僉憲君致仁將刻諸梓而屬其序於守仁曰斯將來

之事也然吾家君老矣及見其言之傳焉庶以悅其心吾子以為是傳乎守仁曰是非所論也孝子之事親也求悅其心志耳日惟無可致力無弗盡焉況其言語文辭精神之所存非獨意玩手澤之餘其得而忽也既思永其年又思永其名篤愛無已也將務悅其親甯是之與論乎君曰雖然吾子言之守仁曰是乃所以自盡者夫必其弗傳也斯幾於不仁必其傳之也斯幾於不知其傳也屬之已其傳之弗傳之也屬之人姑務其屬之已也已君曰雖然吾子必言之守仁曰繪事之詩不入

幾於夾行



於風雅孺子之歌見稱於孔孟然則古之人其可傳而弗傳者多矣不冀傳而傳之者有矣抑傳與不傳之間乎昔馬談之史其傳也遷成之班彪之文其傳也固述之衛武公老矣而有抑之戒蓋有道矣夫子刪詩列之大雅以訓於世吾聞先生年八十而博學匪懈不忘乎警惕又嘗數述六經宋儒之緒論其於道也有聞矣其於言也足訓矣致仁又尊顯而張大之將益興起乎道德而發揮乎事業若泉之達其放諸海不可限而量是集也其殆有傳乎致仁起拜曰是足以爲家君壽矣覽

也敢忘吾子之規遂書之爲敘

澹然子序 有詩

澹然子四易其號其始曰凝秀次曰完齋又次曰友葵最後爲澹然子陽明子南遷遇於瀟湘之上而語之故且屬詩焉詩而敘之其言曰人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秀也凝則形而生散則游而變道之不凝雖生猶變反身而誠而道凝矣故首之以凝秀道凝於己是爲率性率性而人道全斯之謂完故次之完齋完齋者盡己之性也盡己之性而後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至於草木



至矣。葵草木之微者也。故次之以友葵。友葵同於物也。內盡於已而外同乎物則一矣。一則昭然而天游。混然而神化。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矣。故次之以澹然子終焉。或曰。陽明子之言倫矣。而非澹然子之意也。澹然之意玄矣。而非陽明子之言也。陽明子聞之曰。其然。豈其然乎。書之以質於澹然子。澹然子世所謂滇南趙先生者也。詩曰。

兩端妙闔闢。五運無留停。藐然覆載內。眞精諒斯凝。雞犬一馳放。散失隨飄零。惺惺日收斂。致曲乃明誠。

明誠爲無忝。無忝斯全歸。深淵春冰薄。千鈞一絲微。膚髮尚如此。天命焉可違。參乎吾與爾。免矣幸無虧。人物各有稟。理同氣乃殊。曰殊非有二。一本分澄淤。志氣塞天地。萬物皆吾軀。炯炯傾陽性。葵也吾友子。孰葵孰爲子。友之尙爲二。大化豈容心。繫我亦何意。悠哉澹然子。乘化自來去。澹然匪冥然。勿忘還勿助。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

考功主事楊名父之母張太孺人。以敏慧貞肅爲鄉邑女氏師。凡鄉人稱閭閻之良。必曰張太孺人。而名父亦



全書卷二十九 經緯四  
以孝行聞。苟擬人物有才識行誼。無問知不知。必首曰名父。名父蓋今鄉評士論之公則爾也。今年六月。太孺人壽六十有七。大夫卿士美楊氏母子之賢。以爲難得。舉酒畢賀。於是太孺人之長女若壻婿從事於京師。且歸。太孺人一旦欣然治裝。欲與俱南。名父帥妻子從親戚百計以留。太孺人曰。噫。小子無庸爾焉。自爾舉進士。爲令三邑。今爲考功。前後且十有八年。吾能一日去爾哉。爾爲令。吾見爾出入以勞民務。昕夕不遑。而爾無怠容。吾知爾之能勤。然其時監司督於上。或爾有所畏也。見

爾之食貧自守。一介不以苟。而以色予養。吾知爾之能廉。然其時方有以賄敗者。或爾有所懲也。見爾毀淫祠。崇正道。禮先賢之後。旌行舉孝。拳拳以風俗爲心。吾知爾能志於正。然其時遠近方以是熈爾。或以是發聞也。自爾入爲部屬。且五年。庶幾得以自由。而爾食忘味。寢忘寐。雞鳴而作。候子寢。而出朝於上。疾風甚。雷雨晦暝。而未嘗肯以一日休。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勤身。與妻子爲清苦。而澹然以爲樂。交天下之士。而莫有以苞苴饋遺至。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廉。凡交爾而來者。予耳



其言非文學道義之相資則朝廷之政邊徼之務是謀磨礪砥礪惟不及古之人是憂焉予然後信爾之誠志於正而非有所色取於其外吾於是而可以無憂爾也已且爾弟亦善養吾老矣媼族鄉黨之是懷南歸子樂也名父跽請不已太孺人曰止而獨不聞之夫煦煦焉飲食供奉以為孝而中衡拂之孰與樂親之心而志之養乎名父懼乃不敢請縉紳士夫間太孺人之言者莫不咨嗟歎息以為雖古文伯子輿之母何以加是於是相與倡為歌詩以頌太孺人之賢而嘉名父之能養

某於名父厚也比而序之

對菊聯句序

職方南署之前有菊數本閱歲既槁李君貽教為正郎于時天子居亮闇西北方多事自夏徂秋荒頓窘戚菊發其故叢高及於垣署花盛開且衰而貽教尚未之知也一日守仁與黃明甫過貽教語開軒而望始見焉計其時重陽之節既去之旬有五曰相與感時物之變哀歎人事之超忽發為歌詩遂成聯句鬱然而憂深悄然而情隱雖故託辭於觴咏而沈痛惋悵終有異乎昔

正德初年作



之舉酒花前劇飲酣歌陶然而樂者矣古之人謂菊為花之隱逸則菊固惟澗谷巖洞村圃籬落之是宜而以植之簿書案牘之間殆亦昔之所謂吏而隱者歟守仁性僻而野嘗思鹿豕木石之羣貽教與明甫雖各惟利器處劇任而飄然每有煙霞林壑之想以是人對是菊又當是地嗚呼固宜其重有感也已

東曹倡和詩序

正德改元之三月兩廣缺總制大臣朝議以東南方多事其選於他日宜益慎重於是湖南熊公由兵部左

丙寅

侍郎且滿九載秩矣擢左都御史以行眾皆以兩廣為東南巨鎮海外諸蠻夷之所向背如得人而委之天子四方之憂可免二焉雖於資為屈而以清德厚望選重可知矣然而司馬執兵之樞居中斡旋以運制四外不滋為重歟方其初議時亦有以是言者慮非不及而當事者卒以公之節操才望為辭謂非公不可其意實欲因是而出公於外也於是士論闐然以為非宜然已命下無及矣為重鎮得賢大臣而撫之其朝議以重舉而公以德升物議顧快然而不滿也衡物之情以行



其私而使人懷不滿焉。非夫忘世避俗之士不能無憂焉。自命下暨公之行。曹屬之為詩以寫其眷留之情者。凡若干人。以前驅之驟發也。敘而次之。僅十之一。遮公御而投之。庸以寄其私焉。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弘治癸亥冬。守仁自會稽上天目。東觀於震澤。遇南濠子都。玄敬於吳門。遂偕之入玄墓。登天平。還值大雪。次虎丘。凡相從旬有五日。予與南濠子為同年。蓋至是而始知其學之無所不窺也。歸造其廬。獲拜其父豫軒先

乙丑

生與予坐而語。蓋屯然其若避而彙趨也。秩然其若斂

而陽煦也。予埒然而心感焉。倏而色慚焉。倏而目駭焉。

亡予之故。先生退守仁謂南濠子曰。先生殆有道者歟。

胡為乎色之不存予而德之予薰也。南濠子笑而頷之。

曰。然子其知人哉。吾家君於藝鮮不通。而人未嘗見其

學也。於道鮮不究。而人未嘗知其有也。夫善之弗彰也。

則於子乎避。雖然吾家君則甚惡之。吾子既知之也。穆

其敢隱乎。凡穆之所見知於吾子。皆吾家君之所弗屑

也。故鄉之人無聞焉。非吾子之粹於道。其甯孰識之。夫

斂



南濠子之學以該洽聞四方之學者莫不誦南濠子之名而莫有知其學之出自先生者先生之學南濠子之所未能盡而其鄉人曾莫知之古所謂潛世之士哉彼且落其榮而核之存彼且固靈株而塞其兌彼且被褐而懷玉離形迹遁聲華而以為知己者累孰比比焉迹形骸而求之其遠哉今年先生壽八十神完而氣全齒髮無所變八月甲寅天子崇徽號於兩宮推恩臣下於是南濠子方為冬官主事得被異數封先生如其官同年之任於京者美先生之高壽樂南濠子之獲榮其

親也集而賀之夫樂壽康甯世之所慕而子不敢以為先生侈章服華寵世之所同貴而子不敢以為先生榮南濠子以予言致之先生亦且以予為知言乎乙丑十月序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行否為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



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黃君敬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地卑濕而土疏薄，接境於諸島蠻夷，瘴癘鬱蒸之氣，朝夕瀰茫，不常睹日月。山獐海獠，非時竊發，鳥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予以爲中原固天下之樂土，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固自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自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久而安焉。

疎

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舍此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己，固已有閒。則又何怪其險夷之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爲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



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為父兄以我為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況以為懼而避之耶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為冬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案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愛之如一日君亦自為童子以至於為今官經歷且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眾者恆如一家今之擢廣西

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內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歟夫志於為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況其赫燿之聲奇偉之績久熟於人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性天卷詩序

錫之崇安寺有浮屠淨覺者扁其居曰性天因地官秦



君國聲而請序於子。子不知淨覺。顧國聲端人也。而淨覺託焉。且嘗避所居以延國聲。誦讀其閒。此其爲人必有可與言者矣。然性天既非淨覺之所及。而性與天又孔子之所罕言。子貢之所未聞。則吾亦豈易言哉。吾聞浮屠氏以寂滅爲宗。其教務抵於木槁灰死。影絕迹滅之境。以爲空幻。則淨覺所謂性天云者。意如此乎。淨覺既已習聞。而復子請焉。其中必有願也。吾不可復以此而瀆告之。姑試與淨覺觀於天地之間。以求所謂性與天者。而論之。則凡赫然而明。蓬然而生。訇然而驚。油然而興。凡蕩前擁後。迎盼而接睇者。何適而非此也哉。今夫水之生也。潤以下。木之生也。植以上。性也。而莫知其然之妙。水與木不與焉。則天也。激之而使行於山巔之上。而反培其末。是豈水與木之性哉。其奔決而仆天。固非其天矣。人之生。入而父子夫婦兄弟。出而君臣長幼朋友。豈非順其性以全其天而已耶。聖人立之以紀綱。行之以禮樂。使天下之過弗及焉者。皆於是乎取中。曰此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爲性云耳。不如是不足以爲人。是謂喪其性而失其天。而況於絕父子屏夫婦。逸



而去之耶。吾儒之所謂性與天者如是而已矣。若曰性天之流行云。則吾又何敢躡以褻淨覺乎哉。夫知而弗以告。謂之不仁。告之而躡其等。謂之誣。知而不爲焉者。謂之惑。吾不敢自陷於誣與不仁。觀淨覺之所與與其所以請。亦豈終惑者邪。旣以復國聲之請。遂書於其卷。

送陳懷文尹甯都序

木之產於鄧林者。無棄材。馬之出於渥洼者。無凡足。非物性之有異其種類。土地使然也。剡溪自昔稱多賢。而陳氏之居剡者。尤爲特盛。其先有諱過者。仕宋爲侍御。

史子匡由進士爲少詹士。匡之四世孫聖登進士。判處州。子頤徵著作。頤子國光元進士官大理卿。光姪彥範爲越州路總管。至懷文之兄堯。由鄉進士掌教濮州。弟璟蜀府右長史。珂進士刑曹主事。衣冠文物輝映後先。豈非人之所謂鄧林渥洼者乎。宜必有瓌奇之材。絕逸之足。干青雲而躡風電者。出乎其閒矣。懷文始與予同舉於鄉。望其色而異耳。其言而驚。求其世則陳氏之產也。曰。嘻。異哉。土地則爾。他時柱廊廟而致千里者。非彼也歟。旣而匠石靡經。伯樂不遇。遂復困寂寞而伏鹽車。



者十有五年。斯則有司之不明於懷文固無病也。今年  
 赴選銓曹。授尹江西之甯都。夫以懷文合抱之具。此宜  
 無適而不可。顧甯都百里之地。吾恐懷文之驥足有所  
 不展也。然而行遠之邇。登高之卑。自今日始矣。則如予  
 之好於懷文者。於其行能無言乎。贈之詩曰。矯矯千金  
 駿。鬱鬱披雲枝。跑風拖雷電。梁棟惟其宜。寒林棲落日。  
 暮色江天卮。元龍湖海士。客衣風塵緇。牛刀試花縣。鳴  
 琴坐無爲。清濯廬山雲。心事良獨奇。悠悠西江水。別懷  
 諒如斯。

送駱蘊良潮州太守序

昔韓退之爲潮州刺史。其詩文閒亦有述潮之土風物  
 產者。大抵謂潮爲瘴毒崎險之鄉。而海南帥孔戣又以  
 潮州小祿薄。特給退之錢千十百。周其闕乏。則潮蓋亦  
 邊海一窮州耳。今之嶺南諸郡。以饒足稱。則必以潮爲  
 首舉。甚至以爲雖江淮財賦之地。亦且有所不及。豈潮  
 之土地嗇於古。而今有所豐。抑退之貶謫之後。其言不  
 無激於不平。而有所過也。退之爲刑部侍郎。諫迎佛骨。  
 天子大怒。必欲置之死。裴度崔羣輩爲解。始得貶潮州。



則潮在當時不得爲美地亦略可見今之所稱則又可  
以身至而目擊固非出於妄傳特其地之不同於古則  
要爲有自也予嘗謂牧守之治郡譬之農夫之治田農  
夫上田一歲不治則半收再歲不治則無食三歲不治  
則化爲蕪莽而比於瓦礫苟盡樹藝之方而勤耕耨之  
節則下田之收與上等江淮故稱富庶當其兵荒之際  
凋殘廢瘠固宜有之乃今重熙累洽之日而其民往往  
有不堪之歎豈非以其俗素習於奢逸而上之人又從  
而重斂繁役之剝剝環四面而集則雖有良守牧亦一

暴十寒其爲生也無幾矣潮地岸大海積無饒富之名  
其民貢賦之外皆得以各安地利業儉朴而又得守牧  
如退之李德裕裕陳堯佐之徒相望而撫掬梳摩之所以  
積有今日之盛實始於此邇十餘年來富盛之聲旣揚  
則其勢不能久而無動有司者又將顧而之焉則吾恐  
今日之潮復爲他時之江淮其甚可念也今年潮知府  
員缺諸暨駱公蘊良以左府經歷擢是任以往公嘗守  
安陸至今以富足號遂用是建重屏其地繼後循其迹  
而治之者率多有聲聞及入經歷左府都督事兵府政



清自府帥下迨幕屬軍吏禮敬畏戴不謀而同其於潮  
州也以其治安陸者治之而又獲夫上下之心如今日  
之在兵府將有爲而無不從有革而無不聽政績之美  
又果足爲後來者之所遵守則潮之富足將終保於無  
恙而一郡民神爲有福矣夫爲天子延一郡之福功  
豈小乎哉推是以進他日所成其又可論公僚友李載  
暘輩請言導公行予素知公之心且稔其才自度無足  
爲贈者爲潮民慶之以酒而頌之以此言

高平縣志序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川土田風俗物產無不志焉曰高  
平則其地之所有皆舉之矣禹貢職方之述已不可尙  
漢以來地理郡國志方輿勝覽山海經之屬或略而多  
漏或誕而不經其間固已不能無憾惟我朝之一統  
志則其綱簡於禹貢而無遺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然  
其規模宏大闕略實爲天下萬世而作則王者事也若  
夫州縣之志固又有司者之職其亦可緩乎弘治乙卯  
慈谿楊君明甫令澤之高平發號出令民旣悅服乃行  
田野進父老詢邑之故將以脩廢舉墜而邑舊無志無



所於考明甫慨然太息曰此大闕責在我遂廣詢博採  
 搜祕闕疑旁援直據輔之以已見遵一統志凡例總其  
 要節而屬筆於司訓李英不踰月編成於是繁劇紛沓  
 之中不見聲色而數千載散亂淪落之事棄廢磨滅之  
 迹燦然復完明甫退然若無與也邑之人士動容相慶  
 駭其昔所未聞者之忽睹而喜其今所將泯者之復明  
 也走京師請予序予惟高平卽古長平戰國時秦白起  
 攻趙坑降卒四十萬於此至今天下冤之故自爲童子  
 卽知有長平慷慨好奇之士思一至其地以弔千古不

平之恨而不可得或時考圖志以求其山川形勢於彷彿  
 閒予嘗思睹其志以爲遠莫致之不謂其無有也蓋  
 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而秦卒坑之了無哀  
 恤顧忌秦之毒虐固已不容誅而當時諸侯其先亦自  
 有以取此者夫先王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規畫經制  
 如今所謂志書之類者以紀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  
 狹土田之饒瘠貢賦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產井然  
 有方俾有國者之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己意有所增損  
 取予夫然後講信修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

彷彿



法制以相侵陵。戰國之君惡其害已，不得騁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籍，於是強陵弱，眾暴寡，兼并僭竊，先王之法制蕩然無考，而奸雄遂不復有所忌憚。故秦敢至於此，然則七國之亡，實由經文獻不足證，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典籍圖志之所關，其不大哉！今天下一統，皇化周流，州縣之吏不過具文書計歲月，而以贅龐疵之物視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因其俗，以興滯補弊者，必於志焉。是賴則固王政之首務也。今夫一家且必有譜，而後可齊，而況於州縣天下之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無不治，

則天下治矣。明甫之獨能汲汲於此，其所見不亦遠乎。明甫學博而才優，其為政廉明，毀淫祠，興社學，敦倫厚俗，扶弱鋤強，實皆可書之於志，以為後法。而明甫謙讓不自有也，故予為序，其略於此。使後之續志者考而書焉。

送李柳州序

柳州去京師七千餘里，在五嶺之南，嶺南之州大抵多卑濕瘴癘，其風土襍夷，從自昔與中原不類。唐宋之世，地盡荒服，吏其土者或未必盡皆以譴謫，而以譴謫至



者居多。士之立朝，意氣激軋，與時抵忤，不容於儕眾。於是相與擯斥，必致之遠地。故以譴謫而至者，或未必盡皆賢士。君子而賢士，君子居多。予嘗論賢士君子於平時，隨事就功，要亦與人無異。至於處困約之鄉，而志愈勵，節益堅，然後心跡與時俗相去遠甚。然則非必賢士君子而後至其地，至其地而後見賢士君子也。唐之時，柳宗元出爲柳州刺史，劉蕡斥爲柳州司戶，蕡之忠義旣已不待言，宗元之出，始雖有以自取，及其至柳，而以禮教治民，砥礪奮發，卓然遂有聞於世。古人云：庸玉女於成也，其不信已夫！自是寓遊其地，若范祖禹、張廷堅、孫覲、高穎、劉洪道、胡夢昱輩，皆忠賢剛直之士。後先相繼不絕，故柳雖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賢士。是以習與化移，而衣冠文物蔚然爲禮義之邦。我皇明重熙累洽，無間邇遐，世和時泰，瘡癘不興，財貨所出，盡於東南。於是遂爲嶺南甲郡。朝廷必擇廉能以任之，則今日之柳州固已非唐宋之柳州，而今日之官其土者，豈惟非昔之比，其爲重且專，亦較然矣。弘治丙辰，柳州知府員缺，內江李君邦輔自地官正郎膺命以往，人皆以



邦輔居地官十餘年。綽有能聲。爲縉紳所稱許。不當遠去萬里外。予於邦輔。知我也。亦豈不惜其遠別。顧邦輔居地官。上曹著廉聲。有能績。徐速自如。優游榮樂之地。皆非人所甚難。人亦不甚爲邦輔屈。不知其中之所存。今而閒關數千里。處險僻難爲之地。得以試其堅白於磨涅。則邦輔之節操。志慮庶幾盡白於人人。而任重道遠。真可以無負今日縉紳之期望。豈不美哉。夫所處冒艱險之名。而節操有相形之美。以不滿人之望。加之不自滿之心。吾於邦輔之行。所以獨欣然而私喜也。

送呂丕文先生少尹京丞序

昔蕭望之爲諫議大夫。天子以望之議論有餘。才任宰相。將觀以郡事。而望之堅欲拾遺左右。後竟出試三輔。至元帝之世。而望之遂稱賢相焉。古之英君。其將任是人也。旣已納其言。又必考其行。將欲委以重。則必老其才。所以用無不當。而功無不成。若漢宣者。史稱其綜核名實。蓋亦不爲虛語矣。新昌呂公丕文。以禮科都給事中。擢少尹。南京兆給事諫官也。京兆三輔之首也。以給事試京兆。是諫官試三輔也。是其先後名爵之偶。同於



望之非徒以寵直道而開讜言固亦微示其意於其間耳。呂公以純篤之學忠貞之行自甲辰進士爲諫官十餘年其所論於朝而建明者何如也。致于上而替可否者何如也。聲光在人公道在天下。聖天子詢事考言方欲致股肱之良以希唐虞之盛耳目之司顧獨不重哉。然則公京兆之擢固將以信其夙所言者於今日而須其大用於他時也。其所以賢而試之有符於漢宣之於望之。而其所將信而任之則吾又知其決非彼若而已也。君行矣。旣已審上意之所在公卿大夫士

傾耳維新之政以券其所言且謂日需其效以俟庸也。其得無念於斯行乎哉。學士謝公輩與公有同舉同鄉之好飲以餞之謂某也宜致以言予惟君之文學政事於平常旣已信其必然知言之弗能毫末加也而超擢之榮又不屑爲時俗道若夫名譽之美期俟之盛則固君之所宜副而實諸公飲餞之情也。故比而序之以爲贈。

慶呂素菴先生封知州序

朝廷褒德顯功因其子及其親斯固人情事理之所



宜然蓋亦所謂忠厚之至也。然舊制京官三載舉得推恩而州縣之職非至於數載之外。屢爲其上官所薦揚。則終不可幸而致。故京官之得推恩非必其皆有奇績。異能者苟得及乎三載皆可以坐而有之。州縣之職非必其皆無奇績異能。苟其人事之不齊得於民矣而不獲乎上信於已矣而未孚於人。百有一不如式。則有司者以例繩之。雖累方岳欲推恩如其京官之三載者焉。不可得也。夫父母之所以教養其子而望其榮顯。夫我者豈有異情哉。人子之所以報於其親以求樂其心志

者豈有異情哉。及其同爲王臣而其久近難易相去懸絕如此。豈不益令人重內而輕外也。夫惟其難若此。其久若此。而後能有所成就。故其教子之榮顯親之志亦因之而有盛於彼。皆於此見焉。浙之新昌有隱君子曰素菴呂公者。今刑部員外郎中原之父也。自幼有潔操。高其道不肯爲世用。優游煙壑。專意教其子。使之盡學。夫修己治人之方。凡其所欲爲而不及爲者。皆一以付之曰。吾不能有補於時。不可使吾子復爲獨善者。學成使之仕。成化庚子中原遂領鄉薦。與家君實同登焉。甲



辰舉進士出守石州石故號難治中原至卽除舊令之不便於民者布教條爲約束以其素所習於家庭者坐而治之民皆靡然而從翕然而起士夫之騰於議者部使之揚薦者曰某廉吏某勤吏某才而有能某賢而多智必皆於中原是歸焉有司奉舊典推原中原厥績所自而公之所以訓誨其子之功爲大天子下制褒揚封公爲奉直大夫配某氏封宜人以寵榮之鄉士夫皆曰子爲京職而能克享褒封者于今皆爾此不足甚異公之教其子爲其難而獨能易其獲此則不可以無賀

於是李君輩皆爲詩歌而來屬予言予惟天下之事其得之也不難則其失之也必易其積之也不久則其發之也必不宏今夫松柏之拂穹霄而擊車輪也其始蓋亦必有蔽於蓬蒿而厄於牛羊以能有成立公之先世自文惠公以來相業吏治世濟其美固宜食報於其後矣而不食以鍾於公公之道自足以顯於時矣而不顯以致於其子且復根盤節錯而中爲之處焉乃有所獲是豈非所謂積之久而得之難者歟則其他日所發之宏大其子之陟公卿而樹勳業身享遐齡以永天祿於



全書卷二十九  
無窮。蓋未足以盡也。然則公之可賀者在此而不專在於彼。某也敢贅言之。

賀監察御史姚應隆考績推恩序

御史姚君應隆。監察江西道之三年。冢宰考其績。有成以<sup>最</sup>上。於是天子進君階文林郎。遂下制封君父坡鄰公。如君之階。君母某氏爲孺人。及君之配某氏。於是僚友畢賀。謂某尤厚於君。屬之致所以賀之意。某曰。應隆之幼而學之也。坡鄰公之所以望之者。何將不在於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閭已乎。坡鄰公之教之。而應

隆之所以自期之者。何將不在於顯揚其所生。以不負其所學已乎。然此亦甚難矣。銖銖而積之。皓首而無成者。加半焉。幸而有成。得及其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幾人。是幾人者。中方起而躡半途而廢。垂成而毀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謂之難乎。應隆年二十一。而歌鹿鳴於鄉。明年遂舉進士。由郎官陟司天子耳目。謂非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不可也。英聲發於新喻。休光著於沛邑。而風裁振於朝署。三年之間。遂得以成績被天子之寵光。於其父母。謂非樹功植名。以光



大其門閭而顯揚其所生不可也。坡鄰之所望。應隆之所自期於今日。而兩有不負焉。某也請以是爲賀。雖然君子之成身也。不惟其外。惟其中。其事親也。不惟其文。惟其實。應隆之所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果足以樹身植名而成其身已乎。外焉而已耳。應隆之所以被寵光於其父母者。果足以爲顯揚其所生而爲事親之實已乎。文焉而已耳。夫子曰。成身有道。不明乎善。不成其身矣。斯之爲中。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斯之謂實。應隆內明而外通。動以古之豪傑自標準。其忠孝大

節皆其素所積蓄。雖隱而不揚。其所以成身而事親者。自若也。況其外與文者。又兩盡焉。斯其不益足賀乎。

送紹興佟太守序

成化辛丑。予來京師。居長安西街。久之。文選郎佟公實來與之鄰。其貌頎然以秀。其氣熙然以和。介而不絕物。寬而有分割。予嘗私語人。以爲此真廊廟器也。旣而以他事外補。不相見者數年。弘治癸丑。公爲貳守於蘇。蘇大郡繁而尚侈。機巧而多僞。公至。移侈以朴。消僞以誠。勤於職務。日夜不懈。時予趨京。見蘇之士夫與其民之



稱頌之也。於是始知公之不獨有其德器，又能循循吏職。甲寅移守嘉興，嘉興財賦之地，民苦於兼并，俗殘於武斷。公大鋤強梗，翦其蕪蔓，起嘉良而植之。予見嘉之民歡趨鼓舞，及其士夫之欽崇之也。於是又知公有剛明果決之才，不獨能循循吏事，乃歎其不可測識。固如此。今年吾郡太守缺，吾郡繁麗不及蘇，而敦朴或過財賦，不若嘉，而清善則踰。是亦論之通於吳越之間者。然而邇年以來，習與時異，無蘇之繁麗，而亦或有其糜無嘉之財賦，而亦或效其強。每與士大夫論，輒歎息興懷。

以爲安得如昔之化蘇人者而化之乎？安得如昔之變嘉民者而變之乎？方思公之不可得，而公適以起服來朝，又懼吾郡之不能有公也。而天子適以爲守士大夫動容相賀，以爲人所祝願，而天必從之。意者郡民之福亦未艾也。公且行，相與舉杯酒爲八邑之民慶，又不能無懼也。公本廊廟之器，出居於外者十餘年，其爲蘇與嘉京師之士論，旣已惜其歸之太徐，其爲吾郡能幾月日。且天子之意，與其福一郡孰與福天下之大也。雖然，公之去蘇與嘉，亦且數年，德澤之流，今未替也。公



雖不久於吾郡矣如其不得公也則如之何。

送張侯宗魯考最還治紹興序

膠州張侯宗魯之節推吾郡也。中清而外慎，寬持而肅行。大獲於上下，以平其政刑。三載而績成，是為弘治十三年。將上最天曹，吾父老聞侯之有行也，皆出自若耶山谷間，送於錢清江上。侯曰：父老休矣，吾無德政相及，徒勤父老，吾懼且怍。父老休矣，吾無以堪也。父老曰：明府知斯水之所以為錢清者乎？昔漢劉公之去吾郡也，吾儕小人之先，亦皆出送，各有所贈獻。劉公不忍違先

民之意，乃人取一錢已而投之斯水，因以名焉。所以無忘劉公之清德，且以志吾先民之事。劉公其勤如此也。今明府之行，吾儕小人限於法制，既不敢妄有所贈獻，又不獲奔走服役，致其倦倦之懷。其如先民何？固辭不可，復行數十里始去。三月中旬，侯至於京師，天曹以最上明日遂駕以行。鄉先生之仕於朝者聞之，皆出餞。且邀止之曰：侯之遠來，亦既勞止，適有司之不暇，是以未能羞一觴於從者，是何行之速耶？侯俯而謝，復止之曰：侯之勞於吾郡三年有餘，今者行數千里，無非為吾



民其勤且劬也。事既竣矣，吾黨不得相與爲一日之從容。其如吾民何？侯謝而起，守仁趨而進曰：「諸先生毋爲從者淹候之急於行也。守仁則知之矣。」僉曰：「謂何？」曰：「昔者漢郭伋之行部也，與諸童爲歸期。及歸而先一日，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曰：『懼違信於諸兒也。』吾聞侯之來也，鄉父老與侯爲歸期矣，而復濡遲於此，以徇一朝之樂，曠其所以期父老者，此侯之所懼而有不容已於急行也。毋爲侯淹候起拜曰：『正學非敢及此，然敢不求承吾子之教。』」

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

士大夫之仕於京者，其繁劇難爲，惟部屬爲甚，而部屬之中，惟刑曹典司獄訟朝夕恆窘於簿書案牘，口決耳辯，日證心求，身不暫離於公座，而手不停揮於鉛槧，蓋部屬之尤甚者也。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惟雲南以職在京畿，廣東以事當權貴，其劇且難尤有甚於諸司者。若是而得以行其志，無愧其職焉，則固有志者之所願爲，而多才者之所欲成也。然而紛採襍沓之中，又從而拂抑之牽制之，言未出於口，而辱已加於身，事未解於



倒懸而機已發於陷。竅議者以爲處此而能不撓於理。法不罹於禍敗。則天下無復難爲之事。是固然矣。然吾以爲一有惕於禍敗。則理法未免有時而或撓。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於禍敗。吾恐聖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訟之大者。莫過於人命。惡之極者。無甚於盜賊。朝廷不忍一民冒極惡之名。而無辜以死也。是俗之論皆然。而壽卿獨以僉事爲樂。此其閒夫亦容有所未安。是以甯處其薄與淹者。以求免於過慝歟。夫知其不安。而不處過慝之懼。而淹薄是甘焉。是古君子之心也。吾

朝廷另提行

於壽卿之行。請以此爲贈。

提牢廳壁題名記

京師天下獄訟之所歸也。天下之獄。分聽於刑部之十三司。而十三司之獄。又并繫於提牢廳。故提牢廳天下之獄。皆在焉。獄之繫歲以萬計。朝則皆自提牢廳而出。以分布於十三司。提牢者。目識其狀貌。手披其姓名。口詢耳聽。魚貫而前。自辰及午。而始畢。暮自十三司而歸。自未及酉。其勤亦如之。固天下之至繁也。其閒獄之已成者。分爲六監。其輕若重而未成者。又自爲六監。其桎



梏之緩急。局鑰之啟閉。寒暑早夜之異防。饑渴疾病之殊養。其微至於箕箒刀錐。其賤至於滌垢除下。雖各司於六監之吏。而提牢者一不與知。卽弊興害作。執法者得以議擬於其後。又天下之至猥也。獄之重者入於死。其次亦皆徒流。夫以其工之罪惡。而舜姑以流之於幽州。則夫拘繫於此。而其情之苟有未得者。又可以輕棄之於死地哉。是以雖其至繁至猥。而其勢有不容於不身親之者。是蓋天下之至重也。舊制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至是弘治庚申之十月。而予適來當事。夫子天下之

至拙也。其平居無恙。一遇紛擾。且支離厭倦。不能酬酢。況茲多病之餘。疲頓憔悴。又其平生至不可強之日。而每歲決獄。皆以十月下旬。人懷疑懼。多亦變故不測之虞。則又至不可爲之時也。夫其天下之至繁也。至猥也。至重也。而又適當天下至拙之人。值其至不可強之日。與其至不可爲之時。是亦豈非天下之至難也。以予之難。不敢忘昔之治於此者。將求私淑之。而廳壁舊無題名。搜諸故牒。則存者僅百一耳。大懼泯沒。使昔人之善惡。無所考徵。而後來者益以畏難。苟且莫有所觀感於



是迺悉取而書之廳壁。雖其既亡者不可復追，而將來者尚無窮已。則後賢猶將有可別擇以爲從違，而其間苟有天下之至拙如予者，亦得以取法明善而免過愆。將不爲無小補。然後知予之所以爲此者，固亦推己及物之至情，自有不容於己也矣。弘治庚申十月望。

重修提牢廳司獄司記

弘治庚申七月，重修提牢廳。工畢，又兩越月而司獄司成。於是餘姚王守仁適以次來提督獄事。六監之吏皆來言曰：惟茲廳若司，建自正統，破敝傾圯，且二十年其

卑淺隘陋，則草創之制無尤焉矣。是亦豈惟無以凜觀瞻而嚴法制，將治事者風雨霜雪之不免，又何暇於職務之舉而奸細之防哉？然茲部之制，修廢補敗，有主事一人以專其事，又壞不理。吾儕小人，無得而知之者，獨惟拓隘以廣易朽，以堅則自吾劉公實始有是。吾儕目覩其成而身享其逸，劉公之功不敢忘也。又曰：六監之囚，其罪大惡極，何所不有。作孽造奸，吏數逢其殃，而民徒益其死，獨禁防之不密哉！亦其間容有以生其心，自吾劉公始出己意，創爲木閑，令不苛而密，奸不弭而消。



桎梏可弛。縲紲可無。吾儕得以安枕無事。而囚亦或免於法外之誅。則劉公之功。於是為大。小人事微而謀窒。無能為也。敢以布於執事。實重圖之。於是守仁既無以禦其情。又與劉公為同僚。嫌於私相美譽也。乃謂之曰。吾為爾記爾所言。書劉公之名。姓使承劉公之後者。益修劉公之職。繼爾輩而居此者。亦無忘劉公之功。則於爾心其亦已矣。皆應曰。是小人之願也。遂記之。曰。劉君名璉

字廷美。江西鄱陽人也。由弘治癸丑進士。今為刑部四川司主事。云弘治庚申十月十九日。

黃樓夜濤賦 朱君朝章將復黃樓為子言其故。夜泊彭城之下。子瞻呼子曰。吾將與子

聽黃樓之夜濤乎。覺則夢也。感子瞻之事。作黃樓夜濤賦。

子瞻與客宴於黃樓之上。已而客散。日夕暝色。橫樓明月未出。乃隱几而坐。嗒焉以息。忽有大聲起於穹窿。徐而察之。乃在西山之麓。倏焉改聽。又似夾河之曲。或隱或隆。若斷若逢。若揖讓而樂進。歛掀舞以相雄。觸孤憤於厓石。駕逸氣於長風。爾乃乍闔復闔。既橫且縱。摐摐颼颼。洶洶融融。若風雨驟至。林壑崩奔。振長平之屋瓦。舞泰山之喬松。咽悲吟於下浦。激高響於遙空。恍不知其所止。而忽已過於呂梁之東矣。子瞻曰。噫。嘻。異哉。是

哈



何聲之壯且悲也。其烏江之兵散而東下，感帳中之悲歌，慷慨激烈，吞聲飲泣，怒戰未已，憤氣決臆，倒戈曳戟，紛紛籍籍，狂奔疾走，呼號相及，而復會於彭城之側者乎。其赤帝之子，威加海內，思歸故鄉，千乘萬騎，霧奔雲從，車轍轟霆，旌旗蔽空，擊萬夫之鼓，撞千石之鍾，唱大風之歌，按節翱翔，而將返於沛宮者乎。於是慨然長噫，欠伸起立，使童子啟戶憑欄而望之，則煙光已散，河影垂虹，帆檣泊於洲渚，夜氣起於郊垆，而明月固已出於芒碭之峰矣。子瞻曰：噫嘻，予固疑其為濤聲也。夫風水

之遭於瀕洞之濱而爲是也，茲非南郭子綦之所謂天籟者乎。而其誰倡之乎，其誰和之乎，其誰聽之乎。當其滔天浴日，湮谷崩山，橫奔四潰，茫然東翻，以與吾城之爭於尺寸間也，吾方計窮力屈，氣索神憊，懷孤城之岌岌，覬須臾之未壞，山頽於目，懼霆擊於耳，瞶而豈復知所謂天籟者乎。及其水退城完，河流就道，脫魚腹而出塗泥，乃與二三子徘徊茲樓之上而聽之也。然後見其汪洋涵浴，瀟瀟汨汨，澎湃掀簸，震蕩澤渤，吁者爲竽，噴者爲箎，作止疾徐，鐘磬祝敵，奏文以始，亂武以居，呶者

軌



全書卷二十一  
續編四  
三  
嗃者囁者嗥者翕而同者繹而從者而啁啾者而嚶嚶者蓋吾俯而聽之則若奏簫咸於洞庭仰而聞焉又若張鈞天於廣野是蓋有無之相激其殆造物者將以寫千古之不平而用以盪吾胸中之壹鬱者乎而吾亦胡爲而不樂也客曰子瞻之言過矣方其奔騰漂蕩而以厄子之孤城也固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及其安流順道風水相激而爲是天籟也亦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夫水亦何心之有哉而子乃欲據其所有者以爲歡而追其既往者以爲戚是

豈達人之大觀將不得爲上士之妙識矣子瞻喑然而笑曰客之言是也乃作歌曰濤之興兮吾聞其聲兮濤之息兮吾泯其迹兮吾將乘一氣以遊於鴻濛兮夫孰知其所極兮弘治甲子七月書于百步洪之養浩軒

要  
文  
來兩山雪圖賦

昔年大雪會稽山我時放迹遊其間巖岫皆失色崖壑俱改顏歷高林兮入深巒銀幢寶纛森圍園長矛利戟白齒齒駭心慄膽如穿虎豹之重關澗谿埋沒不可辨長松之杪修竹之下時聞寒溜聲潺潺沓嶂連天凝華



全書卷二十九  
積鉛嗟峨漸削浩蕩無顛嶙峋眩耀勢欲倒谿迴路轉  
忽然當之卻立仰視不敢前嵌竇飛瀑忽然中瀉冰磴  
峻嶒上通天罅枯藤古葛倚巖嗽而高掛如瘦蛟老螭  
之蟠糾蛻皮換骨而將化舉手攀援足未定鱗甲紛紛  
而亂下側足登龍虬傾耳俯聽寒籟之颼颼陸風躡躡  
直際縹緲恍惚最高之上頭迺是仙都玉京中有上帝  
遊遊之三十六瑤宮傍有玉妃舞婆娑十二層之瓊樓  
下隔人世知幾許真境倒照見毛髮凡骨高寒難久留  
剴然長嘯天花墜空素屏縞障坐不厭琪林珠樹窺玲

敬馬  
瓏白鹿來飲澗騎之下千峰寡猿怨鶴時一叫彷彿深  
谷之底呼其侶蒼茫之外爭行蹙陣排天風鑑湖萬頃  
寒濛濛雙袖拂開湖上雲照我鬚眉忽然皓白成衰翁  
手掬湖水洗雙眼回看羣山萬朵玉芙蓉草團蒲帳青  
莎蓬浩歌夜宿湖水東夢魂清徹不得寐乾坤俯仰真  
在冰壺中幽朔陰巖地歲暮常多雪獨無湖山之勝使  
我每每對雪長鬱結朝回策馬入秋臺高堂大壁寒崔  
嵬恍然昔日之湖山雙目驚喜三載又一開誰能縮地  
法此景何來石田畫師我非爾胷中胡爲亦有此來君



神骨清莫比。此景奇絕酷相似。石田此景非爾不能摸。  
來君來君非爾不可當。此圖我嘗親遊此景得其趣。爲  
君題詩非我其誰乎。

詩

雨霽遊龍山次五松韻

晴日須登獨秀臺。碧山重疊畫圖開。閒心自與澄江老  
逸興誰還白髮來。潮入海門舟亂發。風臨松頂鶴雙迴。  
夜憑虛閣窺星漢。殊覺諸峰近斗魁。  
巖光亭子勝雲臺。雨後高憑遠日開。鄉里正須吾輩在。

湖山不負此公來。江邊秋思丹楓盡。霜外緘書白雁迴。  
幽朔會傳戈甲散。已聞南檄授渠魁。

雪窗閒臥

夢迴雙闕曙光浮。懶臥茅齋且自由。巷僻料應無客到。  
景多唯擬作詩酬。千巖積素供開卷。壘嶂迴谿好放舟。  
破虜玉關真細事。未將吾筆遂輕投。

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

孔顏心迹皐夔業。落落乾坤無古今。公自平生懷真氣。  
誰能晚節負初心。獵情老去驚猶在。此樂年來不費尋。



矮屋低頭真局促。且從峰頂一高吟。

春晴散步

清晨急雨過林霏。餘點煙稍尙滴衣。隔水霞明桃亂吐。沿谿風暖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前且任非。對眼春光唯自領。如誰歌咏月中歸。

又

祇用舞霓裳。巖花自舉觴。古崖松半朽。陽谷草長芳。徑竹穿風磴。雲蘿繡石牀。孤吟動梁甫。何處臥龍岡。

次魏五松荷亭晚興

入座松陰盡日清。當軒野鶴復時鳴。風光於我能留意。世味酣人未解醒。長擬心神窺物外。休將姓字重鄉評。飛騰豈必皆伊呂。歸去山田亦可耕。

又

醉後飛觴亂擲梭。起從風竹舞婆娑。疎慵已分投箕穎。事業無勞問保阿。碧水層城來鶴駕。紫雲雙闕笑金娥。搏風自有天池翼。莫倚蓬蒿斥鷃窠。

次張體仁聯句韻

眼底湖山自一方。晚林雲石坐高涼。閒心最覺身多繫。



遊興還堪鬢未蒼。樹杪風泉長滴翠。霜前巖菊尙餘芳。  
秋江畫舫休輕發。忍負良宵鐙燭光。

又  
山寺幽尋亦惜忙。長松落落水浪浪。深冬平野風煙淡。  
斜日滄江鷗鷺翔。海內交游唯酒伴。年來踪跡半僧房。  
相過未盡青雲話。無奈官程促去航。

又  
青林人靜一燈歸。回首諸天隔翠微。千里月明京信遠。  
百年行樂故人稀。已知造物終難定。唯有煙霞或可依。

總爲迂疏多牴牾。此生何忍便脂韋。

題郭詡濂谿圖。郭生作濂谿像。其類與否。吾何從  
辨之。使無手中一圈。蓋不知其爲誰矣。然筆畫老  
健。超然自不妨爲名筆。

郭生揮寫最超羣。夢想形容恐未真。霽月光風千古在。  
當時黃九解傳神。

西湖醉中謾書

湖光瀲灩晴偏好。此語相傳信不誣。景中況有佳賓主。  
世上更無眞畫圖。谿風欲雨吟隄樹。春水新添沒渚蒲。



南北雙峰引高興。醉攜青竹不須扶。

文衡堂試事畢書壁

棘闈秋鎖動經旬。事了驚看白髮新。造作曾無酣蟻句。  
支離莫作畫蛇人。寸絲擬得長才補。五色兼愁過眼頻。  
袖手虛堂聽明發。此中豪傑定誰真。

諸君以予白髮之句。試觀予鬢。果見一絲。予作詩。

實未嘗知也。謾書一絕識之。

忽然相見尙非時。豈亦殷勤效一絲。總使皓然吾不恨。  
此心還有爾能知。

### 遊泰山

飛湍下雲窟。千尺瀉高寒。昨向山中見。真如畫裏看。松  
風吹短鬢。霜氣肅羣巒。好記相從地。秋深十八盤。

### 雪巖次蘇穎濱韻

客途亦幽尋。窈窕穿谷底。塵土填胸臆。到此方一洗。仰  
視劔戟鋒。噴吼頽有泚。俯窺蛟龍窟。匍伏首如稽。絕境  
固靈祕。茲遊實天啟。梵宇徧巖壑。簷牙相角觝。山僧出  
延客。經營設酒醴。道引入雲霧。峻陟歷堂陛。石田唯種  
椒。晚炊仍有米。張燈坐小軒。矮榻便倦體。清遊感疇昔。



陳李兩昆弟。侵晨訪舊跡。古碣埋荒薺。

試諸生有作

醉後相看眼倍明。絕憐詩骨逼人清。菁莪見辱真慚我。  
膠漆常存底用盟。滄海浮雲悲絕域。碧山秋月動新情。  
憂時謾作中宵坐。共聽蕭蕭落木聲。

再試諸生

草堂深酌坐寒更。蠟炬煙消落絳英。旅況最憐文作會。  
客心聊喜困還亨。春回馬帳慙桃李。花滿田家憶紫荆。  
世事浮雲堪一笑。百年持此竟何成。

夏日登易氏萬卷樓用唐韻

高樓六月自生寒。沓嶂迴峰擁碧闌。久客已忘非故土。  
此身兼喜是閒官。幽花傍晚煙初暝。深樹新晴雨未乾。  
極目海天家萬里。風塵關塞欲歸難。

再試諸生用唐韻

天涯猶未隔年回。何處嚴光有釣臺。樽酒可憐人獨遠。  
封書空有雁飛來。漸驚雪色頭顛改。莫漫風情笑口開。  
遙想陽明舊詩石。春來應自長莓苔。

次韻陸文順僉憲



春王正月十七日。薄暮甚。雷雨電風。捲我茅堂。豈足念  
傷茲歲事。難爲功。金滕秋日。亦已異。魯史冬月。將無同。  
老臣正憂元氣泄。中夜起坐心忡忡。

太子橋

乍寒乍暖早春天。隨意尋芳到水邊。樹裏茅亭藏小景。  
竹間石溜引清泉。汀花照日猶含雨。岸柳垂陰漸滿川。  
欲把橋名尋野老。淒涼空說建文年。

與胡少參小集

細雨初晴蠓蝻飛。小亭花竹晚涼微。後期客到停杯久。

遠道春來得信稀。翰墨多憑消旅況。道心無賴入禪機。  
何時喜遂風泉賞。甘作山中一白衣。

再用前韻賦鸚鵡

低垂猶憶隴西飛。金鎖長羈念力微。祇爲能言離土遠。  
可憐折翼歎羣稀。春林羞比黃鸝巧。晴渚思忘白鳥機。  
千古正平名正賦。風塵誰與惜毛衣。

送客過二橋

下馬谿邊偶共行。好山當面正如屏。不緣送客何因到。  
還喜門人伴獨醒。小洞巧容危膝坐。清泉不厭洗心聽。



經過轉眼俱陳迹。多少高厓漫勒銘。

復用杜韻一首

濯纓何處有清流。三月尋幽始得幽。送客正逢催驛騎。  
笑人且復任沙鷗。厓傍石偃門雙啟。洞口蘿垂箔半鉤。  
淡我平生無一好。獨於泉石尚多求。

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是日因送客後期。小詩寫懷。

郊園隔宿有幽期。送客三橋故故遲。樽酒定應須我久。  
諸君且莫向人疑。同遊更憶春前日。歸醉先拚日暮時。

卻笑相望才咫尺。無因走馬送新詩。

自欲探幽肯後期。若爲塵事故能遲。緩歸已受山童促。  
久坐翻令谿鳥疑。竹裏清醅應幾酌。水邊相候定多時。  
臨風無限停雲思。回首空歌伐木詩。

三橋客散赴前期。縱轡還嫌馬足遲。好鳥花閒先報語。  
浮雲山頂尙堪疑。曾傳江閣邀賓句。頗似籬邊送酒時。  
便與諸公須痛飲。日斜潦倒更題詩。

待諸友不至

花閒望眼欲崇朝。何事諸君迹尙遙。自處豈宜同俗駕。



全書卷二十九 續編四  
相期不獨醉春瓢。忘形爾我雖多缺。義重師生可待招。  
自是清遊須秉燭。莫將風雨負良宵。

夏日邀陽明小洞天喜諸生偕集偶用唐韻

古洞閒來日日遊。山中宰相勝封侯。絕糧每自嗟尼父。  
慍見還時有仲由。雲裏高厓微入暑。石閒寒溜已含秋。  
他年故國懷諸友。魂夢還須到水頭。

將歸與諸生別於城南蔡氏樓

天際層樓樹杪開。夕陽下見鳥飛回。城隅碧水光連座。  
檻外青山翠作堆。頗恨眼前離別近。惟餘他日夢魂來。

新詩好記同遊處。長埽谿南舊釣臺。

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二首

蹊路高低入亂山。諸賢相送愧閒關。谿雲壓帽兼愁重。

峰雪吹衣著鬢斑。花燭夜堂還共語。桂枝秋殿聽躋攀。

躋攀之說甚陋聊取其對偶耳相思不用勤書札。別後吾言在訂頑。

雪滿山城入暮天。歸心別意兩茫然。及門真愧從陳日。  
微服還思過宋年。樽酒無因同歲晚。緘書有雁寄春前。  
莫辭秉燭通宵坐。明日相思隔隴煙。

贈陳宗魯



全書卷二十九 續編四  
學文須學古。脫俗去陳言。譬若干丈木。勿爲藤蔓纏。又如崑崙派。一瀉成大川。人言古今異。此語皆虛傳。吾苟得其意。今古何異焉。子才良可進。望汝師聖賢。學文乃餘事。聊云子所偏。

醉後歌用燕思亭韻

萬峰攢簇高連天。貴陽久客經徂年。思親謾想斑衣舞。寄友空歌伐木篇。短鬢蕭疏夜中老。急管哀絲爲誰好。斂翼樊籠恨已遲。奮翮雲霄苦不早。緬懷冥寂巖中人。蘿衣蒞佩芙蓉巾。黃精紫芝滿山谷。塚石不愁倉菌貧。清谿常伴明月夜。小洞自報梅花春。高閒豈說商山皓。綽約眞如藐姑神。封書遠寄貴陽客。胡不來歸浪相憶。記取青松澗底枝。莫學楊花滿阡陌。

題施總兵所翁龍

君不見所翁所畫龍。雖畫兩目不點瞳。曾聞弟子誤落筆。卽時雷雨飛騰空。運精入神奪元化。淺夫未識徒驚詫。操蛇移山律回陽。世閒不獨所翁畫。高堂四壁生風雲。黑雷紫電白晝昏。山崩谷陷屋瓦震。雨聲如瀉長平軍。頭角崢嶸幾千丈。倏忽神靈露乾象。小臣正抱烏號



全書卷之二十九  
思一墮胡髯不可上。視久眩定疑心神。生綃漠漠開嶙峋。乃知所翁遺筆迹。當年爲寫蒼龍真。只今旱劇枯原野。萬國蒼生望霑灑。憑誰拈筆點雙睛。一作甘霖徧天下。

畫舫西湖載酒行。藕華風渡管絃聲。餘情未盡歸來晚。楊柳池臺月又生。

昭和中夏於三松亭舍所見 王陽明書幅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九終



